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卷三

衡陽王夫之譔

景帝

甚哉名義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爲鍼鋩劒刃以刺人於隱者也故名以生實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爲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困不敢信必敗矣太子之諫王濞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祿伯不遣循江淮入武關而坐困於下邑其不信祿伯而因以敗也則太子任其失藉令假祿伯以兵而祿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兩窮之

術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爲名兵難以借人名不正義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鋩刃常不去於肺肝是以無名無義而欲有爲於天下即以攻無道而不克況以之犯順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自不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隳功信之而禍亦起苻堅以不疑而亡於慕容垂安慶緒以不疑而亡於史思明吳太子之言固天理顯露之一幾以震小人而褫之惡能強哉惡能強哉

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則文帝未嘗須臾忘制吳也故几杖之賜欲以銷其雄心而待其

自儆非玩也中有所恃則可靜以待動而不為禍先無已則固有以勝之矣柔而不陷於弱本立焉耳鼂錯者為知此道而無以應則請上自將而身居守有亞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競而不知自彊之術兩者異出而同歸於敗

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敝吳而即以敝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為他日之吳楚則敝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

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奉詔而不疑也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而姑爲之言也竇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惎梁久矣亞夫委之敝而非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亟危詔人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之帝愈惎之梁其不爲叔段公子偃者幸也故兄弟之際非父母所得而與親者自親愛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猜舍中人於不相激而使賢者得自伸其恩義則以養子

孫於和平坦易之中而無隱忙以相傾太后婦人不足以
知此爲君子者何其毉諸
國無人而不可與立彝倫斁也韓安國泣請於梁王而羊
勝公孫詭伏誅田叔悉燒獄辭而梁王之罪解以誠信行
於家國骨肉之閒彝倫危而得安漢之人才所以卓越乎
後世也鄒陽見王信而讎其說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
離之權於閨房陽之智與勝詭等自詫其巧而不知適成
乎亂安國也叔也守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
有功也
算貲十而得官景帝減而爲四爭之於銖兩之閒亦惡足

以善風俗乎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貲盈十萬乃得爲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舉富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畏人之酗飲而延醉者以當筵乎富而可爲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貽其吏於子孫毀廉恥奔貨賄薄親戚獵貧弱率而有貲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奪者無幾也自非嬴氏爲君商鞅爲政未有念及此以爲得計者也嗚呼亦有自來矣世之亂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戰勝而有封邑故草野貧寒之子忘軀命遊於刀鋸鼎鑊之下以弋獲官邑於是而如餓者之得食焉快貪饕而忘哽噎於是天下苦

之人主厭之而矯之以任富人之子以是爲愈於彼也雖
然豈必無以貸天下之廉恥而需此哉矯枉者之枉甚於
所矯而天下之枉不可復伸爲君子者清品獨慎交遊遠
挾策遯風之峻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輕焉何至貽朝廷以
非溺賢劉瓛側陋之心問居甀而揖進之哉

班固敘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爲一
兵革息官吏省饋亭置郵併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一
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徼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
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爲憂貧孔棘而上下交
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於節儉而曰高帝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取其入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知言也夫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賈之驕侈以罔民而務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君其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産其鄉遷其地而弗能爲良戰爭頻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賂遺聘而珠璣象貝之用亟養游士務聲譽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之飾狗馬鷹鹿衣服珠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

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以無忌憚於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遂日甚之求者莫若獎借賈人之利而貧寒之士亦羨之以寓諸賈人日以尊榮而其因利以餌人之衣食賜與而陰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靡爛弗困弗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粱極於道殣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淪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

許衡自以爲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貧也楊維楨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還受興王之罰而後天下幾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武帝

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以是爲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法也若無遺議焉夫爲政之患聞古人之效而悅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時會欲姑試之而不合則又爲之法以制之於是法亂弊滋而古道遂終絕於天下郡縣之與封建殊猶裘與葛之不相沿矣古之鄉三年而賓興貢士唯鄉大夫之所擇封建之時

尙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長非諸侯入相則周召畢榮毛劉尹單也所貢之士位止於下大夫則雖賓興而側陋顯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國抑愈狹矣地邇勢親鄉黨之得失見非旦夕而與朝右相聞以易知易見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冗職臧否顯而功罪微賓興者聊以示王者之無棄材耳非舉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責之賓興之士也郡縣之天下統中夏於一王郡國之遠者去京師數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載而遷地遠則暗昧行而無所憚數遷則雖賢者亦僅採流俗之論識晉謁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遠進於其前且國無世卿廷無定位士苟聞名於天

下日陟曰遐而股肱心膂之任勵焉希一薦以徼非望之福矯偽之士何憚不百欺百餙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誠僞淆雜甚矣於是而懸賞罰之法以督之使慎何易言慎哉知人則哲堯所難也故鯀殛而僉曰試可者勿罪生不與同鄉學不與同師文行之華實孝友之眞僞不與從事相覺察偶然一日之知舉刑賞以隨其後賞之濫而罰者冤以帝堯之難責之中材庸詎可哉其弊也必樂得脂韋括囊之士容身畏尾持祿以幸無尤又其甚者舉主且爲交託營護而摘發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則庸鶩競乘而大姦營窟所必至矣聞一鄉之有月旦矣未聞天下之有

公論也一鄉之稱且有鄉原四海之譽先集僞士故封建選舉之法不可行於郡縣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國猾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且其後漢因行之矣而背公死黨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變故任大臣以爲賢因以開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爲而以賞罰隨其後一切之法必敝者也封建也學校也鄉舉里選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則躓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損益可知已而仲舒曰三王之盛易爲堯舜之名可及談何容易哉

鄉舉之法與太學相爲經緯鄉所賓興皆鄉校之所敎也

學校之教行之數十年而鄉舉行焉所舉不當者罰之罰其不教也非罰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學庶知本矣不推太學以建庠序於郡國而責貢士於不教之餘是以失也經天下而歸於一正必同條而共貫雜則雖矩範先王之步趨而迷其眞惟同條而共貫統天下而經之則必乘時以精義而大業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義存矣何也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合三代之粹而闡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蹈仲舒而見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經學不醇矣然不能禁後世之醇

而況其後世之非經元祐改安石之法而並此革之不知通也濫觴仁行保爲以亂之重武科以亢之楊嗣昌設社塾以漸之於是乎士氣偷惰民遂而生民之禍遂極皆仲舒之罪人也況孔子乎若夫剿裂聲暱而無責也司教者之過也雖然以祕放言綺語市心惡習暱從質以微詭遇者不猶愈乎習其讀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爲夜氣之雨露教亦深矣

淮南王安之諫伐南越不問而知其情也讀其所上書訐天子之過以搖人心背漢而德已豈有憂國恤民仁義之心哉越之不可不收爲中國也天地固然之形勢即有天

下者固然之理也天地之情形見於山川而情寓焉水之所繞山之所嶠合為一區民氣即能以相感中國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川南窮炎海自合浦而北至於碣石皆海之所環也形勢合則風氣相為噓吸風氣相為噓吸則人之生質相為儔類生質相為儔類則性情相臨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內之壤也五嶺者培塿高下之極也未能踰夫大行殽函劍閣阻阸之險也若夫東甌之接吳會閩越之連餘干尤股掌之相屬也其民雞犬相聞田疇相入而買相易昏姻相通而畫之以為化外則生類之性睽而天地之氣閡矣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帝王

之至仁大義存乎變而安曰天地所以隔內外不亦傎乎顧其所著書侈言窮荒八殥九州之大乃今又欲分割天地於山海閭巷之中將叛之人其辭憋憯亦內愧於心矣夫窮內而務外有國之大戒謂夫東越大海西絕流沙也書曰宅南交則交阯且爲堯封而越居其內越者大禹之苗裔先王所以封懿親者也非荒遠之謂也新造之土賦不可均如安所云貢酎不輸大內一卒不給上事誠有之矣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學之費仰資於縣官以利計之不无小損然使盜我邊鄙害我穡事遣兵屯戍甚則興師纍之通計百年之利小損而大傷明王之所譏而抑豈仁人

之所忍乎君子之於禽獸也以犬馬之近人則勒之靮之馴之撫之而登其用顧使山阻海遠天合地隔之人民先王聲教所及者悍然於彝倫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其容恝棄之哉武帝平甌閩開南越於今為文教之郡邑而朱遣河朔燕雲之民畫塘水三關以絕之使漸染夷風於是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大且敵漢之功而厭朱之偷矣安挾私以訐武帝言雖辯明者所弗聽也

言有迹近而實異者不可不察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於以責武帝之崇儒以虛名而亡實相似也

然而異端者申公之言儒者立誠之辭也汲黯之言異端賊道之說也黯老自爲治也一以黃老爲師託病臥閣閤而任丞史曹參之餘習耳而抑佐以傲忽之氣其曰柰何欲效唐虞則是直以唐虞爲不必效而廢禮樂文章苟且與民相安而已以多欲則仁義不能行固也乃匹夫欲窒其欲而無仁義以爲之主則愈壅而發愈驟況萬乘之主導其欲者之無方乎故患仁義之不行而無禮以養躬無樂以養心耳如其日漸月摩涵濡於仁義之腴以莊敬束其筋骸益以彊固以析豫縱其志氣益以清和則其於欲也如月受日光明日生而不見魄之闇也何憂乎欲之敗

庶而不可倒與故救多欲之失者唯仁義之行而黃老之道以滅裂仁義秕糠堯舜偷休息於守雌之不擾是欲救火者不以水而豫撤其屋循曠野以自詑無災也黯挾其左道非侮堯舜咎其君以從己而毀先王僅存之懿典曰仁義者乃唐虞三代已衰之德孟子曰言則非先王之道又曰吾君不能謂之賊黯之詆與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數治而終惑於方士以求僊黯實有以啟之也莊助稱黯輔少主賁育不能奪恃其氣而已劉安憚黯而輕公孫宏安固黃老之徒畏其所崇尚而輕儒耳非果有以信黯之大節而粲宏之陋也非少國疑唯行仁義者可以已亂周

岙几几然有殘之餘以沖人安於黃老之操洸洸乎其可左右亦何所不至哉嚮其何堪此任也
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則曰傚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論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將兵有將將爲將者有攻有守有將衆有將寡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束伍嚴整斥候詳密將衆之道也刁斗不警文書省約將寡之道也嚴謹以攻則敵窺見其進止而無功簡易以守則敵乘其鱒蹷而相薄將衆以簡易則指嗜不相使而易潰將寡

以嚴謹則拘牽自困而取敗故廣與不識各得其一長而存乎將將者爾將兵者不一術將將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論也人主將將者也大將將兵而兼將將者也三代而下農不可為兵則所將之兵類非孝子順孫抑非節以馭之使之樂從固無以制其死命則治軍雖嚴而必節易以為之本非春秋列國馳驟不出於畛軌追奔不踰於疆域賦農以充卒夕解甲而旦相往來可以準繩相糾而但無疏漏即可因習之比也故嚴於守而節於攻閑其縱而去其苦有微權焉此豈可奉一法以為衡而固執之哉班超以節而制三十六國之命子勇用之而威亦立諸葛孔明

以戲而司馬懿不敢攻姜維師之而終以敗古今異術攻守異勢鄰國與夷狄盜賊異敵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為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溫公之論其猶坐堂皇持文墨以議制閫外之見與

王恢言金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匈奴不敢輕侵夫恢抑知代之所以安而漢之所以困乎恢言以不恐之故非也漢竭海內之力與匈奴爭而勝敗相貿夷狄貪鷙而不恥敗何易言恐也金代之安者代弗繫天下之重輕也匈奴即有代而南有趙東有燕不能發動使之瓦解燕趙起而為敵方新勢且

孤立而不能安枕於代而覬覦之情以沮天下既一於漢則一方受兵而天下搖率天下之力以與競匈奴坐以致天下之兵一不勝而知中國兵力止此也惡得如全代之時曾莫測七國之淺深西漢都關中而匈奴迫甘泉東漢都雒陽而上谷雲中破其患唐復都長安而突厥回紇吐蕃乘西墉以入宋都汴契丹攻澶魏卒使女直舉河北以入汴元昊雖屢勝而請和天子之所在鄭重以守之彼卽睨是爲中國全力之所注因殫其全力以一遇幸覆敗之天下若棟折而榱自崩且京師者金帛子女之所輳也其久顧而甘心者非旦夕矣繇此推之代之所以捍匈奴而

有餘者雖無可欲而不繫中國之安危故不爭也南贛之
悍雖不及控弦介馬之猛然其凶頑哭發而不畏死亦何
憚而不爲乃閒嘗竊發終不出於其域非其欲有所厭也
得滇黔邕桂而於中國無損天子遙制於數千里之外聾
不測之威則據非所安而夢魂早爲之震懾中國之人心
亦恬然俟其懈以制之而不告勢亦不失守以土崩滇粵
可以制南燕代可以制北其理一也女直蒙古之都燕所
以遠南方也中國之全力在於南天子孤守於北何爲者
乎代以一國制匈奴則有餘秦以天下則不足漢唐任之
邊臣而苟全天子都燕一失而不復收其敎大可睹矣威

以養而重事以靜而豫如是者之謂大畧
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天下之憸人也而其初上書以徼
帝之知皆切利害而不悖於道然則言固不足以取人矣
乎夫人未有樂為不道之言者也則夫人亦未有樂為不
道之行者也士之未遇與民相邇與天下之公論相習習
而欲當於人心則其言善矣言之善也而人主不得不為
之動迨其已得當於人主而人主之所好而為者不在是
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士大夫之所求合於當世者又不在
是遂與人主之私好士大夫懷祿結主之風尚相習習而
欲合乎時之所趨則其行邪而言亦隨之故不患天下之

無善言也患夫天下之爲善言者行之不顧也不患言之善而人主不動也患夫天下之動上也以諤諤於俄頃而下之動於上也目眩耳易心傾神往而不能自守也中人者情生其性而性不制其情移其情者在上之所好俗之所尙而已使天下而有道徐樂嚴安主父偃亦奚不可與後先而疏附哉故文之有四友惟文王有之也若夫窮居而以天下爲心不求當於天下之論遇主而以所言爲守不數變以求遂其私此龍德也非可輕責之天下者也

徐樂土崩瓦解之說非古今成敗之通軌也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與施其補葺而坐觀其盡土

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㳂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蠭起不數年而社稷以宗祓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固榱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頃分潰而更無餘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為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浹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𠛬而三川之地始入於秦漢之屢危而後受纂於魏唐之京師三陷天子四出而後見篡於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後終沈於海此則土崩也或支庶猶起於遐方或孤臣猶守其邱壟城陷而野有可避之𠕅守社移而下有逃祿之遺忠蓋所以立固結之基者雖極深厚而齧蝕亦慭日月而深

無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數百年而纔以瓦解瓦解已盡而天下始消際瓦解之時天之害氣人之死亡彝倫之戕賊於是而極其圮壞乃更造之君相甚重矣固有志者所不容不以敘倫撥亂自責也

主父偃之初上書曰蒙恬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暴兵露師死者不可勝計蜚芻輓粟百姓靡敝天下始畔秦立論嚴矣迫其爲郎中被親幸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廣中國滅胡之本遂力請於武帝排衆議築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漕運山東民勞國虛同此一人同此一事不數年而蒙恬之功非河南之興廢自相攻

背如此其甚出是言之辨藂者豈難知哉聽之勿驟參酌之勿忘而已嚮矣武帝兩聽而不疑其爲江充所惑以戕父子之恩宜矣哉

分藩國推恩封王之子弟爲列侯扶於主父偃而始於賈誼誼之說至是而始𨽻時爲之也當誼之時侯王𤣥天下初定吳楚皆深爲驕悍而不聽天子之裁制未能遽行也武帝承七國敗亡之餘諸侯之氣已熸偃單車臨齊而齊王自殺則諸王救過不遑而以分封子弟爲安樂偃之說乃以乘時而有功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復也勢已積而俟之一朝也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餘波也武

當之衆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聲也一主父偃安能爲哉大假之人習之浸衰浸微以盡泯治天下者以天下之縣位公天下之賢者何遽非先王之遺意乎司馬氏懲曹魏之孤欲反古而召五胡之亂豈其智不如偃哉不明於時故也

公孫宏請誅郭解而游俠之害不滋於天下偉矣哉游俠之興也上不能養民而游俠養之也秦滅王侯奬貨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於天下雖然遊彌甚者失彌速微公孫宏其能久哉若夫荀悅三游之說等學問志節之士於儀秦劇郭之流誣民啟

亂師申商之小智而洽漢末嫉害黨錮諸賢之餘習爾曹
操師之以殺孔融篡漢室朱溫師之以殲清流移唐祚流
波曼衍小人以之亂國是而禍延宗社韓侂胄之禁僞學
張居正沈一貫之毀書院皆承其支流餘裔以橫行者也
雖然郭解族而游俠不復然於後世若夫學問志節之士
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人之不淪胥於禽獸者賴此也前
燬雖烈後起復盛天視之在人心豈悅輩小人所能終掩
之乎游行之識祇見其不知量而已矣
汲黯直公孫宏而被爲詐宏之詐豈在布被乎黯不斥其
大而適其小細矣黯非翹細過以訐人者黯之學術專於

故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以曾史爲桎梏以名教
爲蹄銜羈絡爲善而不欲近名大白而欲不辱故黯之言
曰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宏位三公祿甚多布被爲詐堯舜
富有四海而茅茨土階黯固以爲詐而不足效也宏起諸
生四十而貧賤安於布被則布被已耳宏之詐豈在此乎
黯沈酣於黃老欲任情以遠名而見以爲詐焉耳
淮南王安著書二十篇稱引天人之際亦云博矣而所謀
興兵者率兒戲之策所與偕者又童昏之衡山王賜及太
子遷爾叛謀不成兵不得舉自剄於宮庭其愚可哂其狂
不可瘳矣成皋之口何易塞三川之險何易據知無能與

衛青敵而欲徼幸於刺客安卽反其能當青乎卽刺青其能當霍去病乎公孫宏雖不任爲柱石臣而豈易說者起貧賤爲漢三公何求於淮南而故以九族試雄主大將之歐刀邪內所恃者徒巧亡實之嚴助外所挾者輕僄亡賴之左吳趙賢朱驕首鼠兩端之伍被懷異志於肘腋而不知安之愚至於如此雖高駢崔豢之所不屑爲而安以文詞得後世之名由此言之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而非然也取安之書而讀之原本老氏之言而雜之以辯士之游辭老氏者挾術以制陰陽之命而不知其然如陰陽何也所挾者術則可以窺見氣機爲虛之變幻而乘之

以道忘乃既已逆動靜之大經而無如陰陽何矣則其自以爲竊造化而盜其藏而天下無不可爲者一如嬰兒之以赴壑資乃且自雄也率其道使人誕而喪所守狂逞而不慝其君安是之學其自殺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於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與凶爲徒也觀劉安之書可以鑒矣

張湯治獄爲酷吏魁而其決於誅伍被也則非酷也法之允也被者反覆傾危之姦人持兩端以貿禍者也不誅之又且旋逃於漢廷主父偃江充之姦被任之有餘矣被之始諫安也非果禁安使勿反稍引漢德爲他日免脫計耳

已而為安謀反誅夷俄而又以謀反蹤跡告矣宮中荆棘之諫佞無異心民無怨氣之語蓋亦事後自陳冀救其死之游辭而誰與聽之哉與人謀逆而又首告縱舍勿誅則醜賊相踵亂不可得而弭矣故蕩之持法非過而被之誅死允宜也嗚呼為伍被者不足道君子不幸陷於逆亂之廷可去也則亟去之耳不然佯狂痼疾以避之又不然逍詞以折之弗能折則遠引自外而不與鬪身可全則可無死如其死也亦義命之無可避者安之而已過此則無術矣謀生愈亟則逢禍愈烈兩端不備則一途靡據故曰有道則知無道則愚誠於愚者有全生無用術以求生有義

生無與亂以偕死者也
遐荒之地有可收爲冠帶之倫則以廣天地之德而立人
極也非道之所可廢且抑以紓遐民之寇攘而使之安雖
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強也天欲開之聖人成之聖人不
作則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啟其漸以一時之利害
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天者
合往古來今而成純者也禹之治九州東則島夷西則因
桓南暨於交北盡碣石而堯舜垂衣裳之德訖於遐荒禹
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勤而勞之以是聲教暨四海此聖
人善因人以成天也漢武撫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

討匈奴南誅甌越復有事西夷馳情姤夏身毒月氏之絕域天下靜而武帝動則一時之害及於民而怨讟起雖然抑豈非天驕之乎玉門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於中國天地之勢即大地之情也張騫恃其才力强通之固爲亂天地之紀而河西固雕涼之餘究若夫驍也冉也邛也僰也越巂也滇也則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物產相資而非有驪戾冥頑不可鄉邇者也武帝之始聞者馬而遠求耳騫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闢在內地也然因是而貴筑昆明垂及於今而爲冠帶之國此豈武帝張騫之意計所及哉故曰天驕之也君臣父子之倫詩

肖禮樂之化聖人豈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時之末至不能先為迫其氣之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卽其失也以為得卽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焉天之所啟人為救之非人之能也聖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則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濱洞溪之壞卽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所也漢唐之也不徼嘗割土於契丹宋人棄地於女直冀州堯舜之餘民□為□□卽奉□□歸一統而□□□□□□□□□以亂天下非天也人喪之也將孰□為以鄜風沙雞塞之守使□□若□□哉

武帝游宴後宮閱馬嬪御滿側金日磾於數十人之中獨不敢竊視武帝以此知日磾重用之而受託孤之命非細行也蓋日磾非習於君子之教而規行矩步以閑非禮者也不期而離於聽視焉不期而敬其敬畏焉不期而非所視者勿視焉勿曰細行也神不守於中則耳目移於外而心不知讓千乘之國而變色於簞豆卻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甑才足以解紛勇足以禦敵而介然之頃莫能自制其耳目豈細故哉君子黈纊以養耳琇瑩以養耳和鸞佩玉以養收攝兢兢乎難之而恐不勝於俄頃貞生死任大事而無變惑此而已矣武帝之知人卓矣故諸葛公年廿

七而昭烈倚爲腹心關羽張飛所莫測也武帝舉日磾於降虜左右貴賤所莫測也知人之哲非人所易測久矣諸葛公之感昭烈豈僅以三分鼎足之數語哉神氣之間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乃既有言矣則昭烈之知益彰而關張之疑益迷日磾之受知非有言也故武帝之知深矣衛霍之見知猶衆人之常也心持於黍米而可以動天地自非耳食道聽之冊流豈待言而後相知哉

武帝之勞民甚矣而其救飢民也爲得虛倉廩以振之寵富民之假貸者以救之不給則通其變而徙荒民於朔方新秦者七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給予產業民喜於得生而

輕去其鄉以徙新邑邊因以實此策鼂錯嘗言之矣錯非其時而爲民擾武帝乘其時而爲民利故善於因天而轉禍爲福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傷者乎史譏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然則疾視民之死亡而坐擁府庫者爲賢哉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以名譽動人而取文士且也躋潘岳於陸機擬延年於謝客非大利大害之司也而軒輊失衡公論猶紕焉況以名譽動人而取將帥乎將者民之死生國之存亡所係者也流俗何知而爲之流涕士大夫何知而爲之扼腕投以國家存亡安危之任而萬人之揚詡不能救一朝之喪敗

故以李廣之不得從征與單于相當爲憾者流俗之貴歟士大夫之良昧安危不察其心而漫有云者也廣出塞而未有功則曰數奇無可如何而姑爲之辭爾其死而知與不知皆爲垂涕廣之好名而忠以動人於此見矣三軍之事進退之機操之一心事成而謀不泄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廣之得此與也家無餘財也與士大夫相與而善爲慷慨之談也嗚呼以笑貌相得以患相感士大夫流俗之褒譏從此耳可與試於一生一死之際與天爭存亡與人爭勝敗乎衛青之令出東道避單于之鋒非青之私也陰受武帝之戒而慮其敗也方其出塞武帝欲無用而固請以

有士大夫之口嘖嘖焉武帝亦聊以謝之而姑勿任之其知廣深矣不然有良將而不用趙黜廉頗而亡燕疑樂毅而僨而武帝何以收絕幕之功忌偏裨而挈之陳餘以逆李左車而喪趙武侯以沮魏延而無功而衛靑何以奏竇顏之捷則眞廣於不用之地姑以掣匈奴將將之善術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測固矣東出而迷道廣之爲將槩可知矣廣死之日[闕]使天下爲廣流涕而弗使天下爲漢之社稷百萬之生靈痛哭焉不已愈乎廣之爲將弟子壯往之氣也輿尸之凶武帝戒之久矣岳飛之能取中原與否非所敢知也其後斃於士大夫之口感動於流俗之心正

其不能勝任之在此也受命秉鉞以軀命與勁敵爭死生
禍機之制豈談笑慰藉苞苴牘竿之小智以得悠悠之歡
碁者所可任哉

忠佞不並立立人之廷者讒不必憂譏不可避而必爲國
除蟊賊以安社稷斯國之衞也雖然食其祿不避其難居
其職不委其責去而隱屛而在外則亦終遠小人而不與
爲緣爾非取於必勝以自快也所惡於佞者惡其病國而
己不可逸也非與爲仇讎而必欲得位以與勝也汲黯之
惡張湯允矣君任之以諷議則攻擊之無餘以報君之知
既無言責而出守外郡則抑效忠於淮陽而臣道以盡復

固請爲中郎補過拾遺以冀與湯爭榮辱何爲者邪引國家之公是公非爲一己之私恨干求持權以幾必勝氣矜焉耳以言乎自靖則未也或曰屈原放而不忘蕭艾之怨非乎曰屈原楚之宗臣也張儀靳尙之用楚國危亡之界也而黯豈其偷哉婞婞然屬李息以攻排而必快其志氣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

張湯治囚導官見曾謁居之弟陰爲之而佯不省姦人詭秘之術也而謁居弟以之而怨湯湯以之而死詐者卒死於詐鬼神不可欺而人不可術御也禍生非所能測矣姦人挾此術以雠姦而終以自覆也固然曾君子而爲之乎

周顗弗擇而以施之王導遂與湯同受其禍愚矣哉王敦之兆不加於導身爲大臣何嫌何疑不引以自任而用姦人之詐乎陽與陰取欲翕固張頤沈溺於老氏之教而不知其蹈張湯之回遹爲此術者小以滅身大以僨國是以君子惡夫術之似智而賊智也節之初六曰不出戶庭无咎密也密者愼之謂也非隱其實顧反用之以示不測之謂也秘而詭雖無邪而犯人之忌可不戒哉

樂成侯丁義爲欒大大詐窮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誡國家之福也義之薦大非武帝奬之弗薦也弗與懲之繼義而

鷹者相踵矣義旣誅大臣弗敢薦方士者畏誅而自不敢嘗試也義誅而公孫卿之寵不復如文成五利之烜赫其後求僊之志亦息矣無有從臾之者也故刑賞明而僉壬戢武帝淫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

鬼神曰流行於兩閒而以恍忽無象搖天下之耳目而疑之立教者不能嫡謂之無精意莫傳淺陋者遂託焉佛老之教雖誕也然其始教未嘗倚乎鬼神乃其流裔一淫於鬼神而並悖其虛無寂滅之初心豈徒佛老然哉君子之道流而誣者亦有之魏晉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說託佛老以行非佛老也巫之依附於佛老者也東漢以前佛未

入中國老氏淫巫者鬼神之說依附於先王之禮樂詩書以惑天下儒之駁者屈君子之道以就之故駁儒之妄同於緇黃之末徒天下之愚不肖者有所憑藉於道而妖遂繇人以興而不可息漢之初爲符瑞其後爲讖緯駁儒以此誘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嗚呼陋矣武帝之淫祠以求長生方士言之巫言之而兒寬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之無慙矣巧附會緣飾以贊封禪之舉與公孫卿之流相爲表裏武帝利賴其說采儒術以文其淫誕先王之道一同於後世緇黃之徒而滅裂極矣沿及於讖緯則尤與道教之託浮屠以鼓亂者均出一軌嗚呼儒者先

裂其防以啟妄佛老之蠱者且應笑其狂惑而賤之漢儒之毀道徇俗以陵夷聖教其罪復奚逭哉淫鬼神者君子不能謂其無而不可與天下明其有有於無之中而非無有於無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爲有哉不能謂其無六經有微辭焉郊廟有精意焉故妄者可托也天下之除微辭察精意以知幽明之故者鮮矣無已則儒聽佛老之徒徇愚不肖而誘之俾淫妄者一以佛老爲壑而先王之道猶卓然有其貞勝則魏晉以下儒者不言鬼神迄於宋而道復大明佛老之淫祀張聖道之藩離自固不猶愈乎

治河之道易知而無能行繼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

古今之通勢蓋北突中國之形如箕西極之山箕之脣也南北交夾迪山以趨於海箕之兩脣也其中爲汙下平衍達於淮泗之浦箕之腹與舌也近山者土潤而黏以堅汙下而平衍者土燥而輕以肥益墳散沙塵自高迤下而積以爲梯河出山而徑其中隨所衝決而皆無滯若有情焉豫竊其場歸於海之地而唯使以趨耳當堯之時未出山而先阻故倚北山之麓循濟漯以入海其地堅也是以垂之千餘年至周定王之世而始決因其倚山也禹乘之而分二渠疏九河豫徐之災河側順而禹適乘之有天幸焉非禹可必之爲世者也南岸本弱也日蝕日薄而必決

至決而南而不可復北神禹生於周漢之餘且將如之何哉漢武之塞瓠子而可塞也其去決也未久北河尙浚而可强之使從也不百年而終不可挽矣則梁楚淮泗之野固河所必趨之地雖或强之終必不從至於宋而王安石尙欲回使北流其勢不可移矣徐豫兗南之境是天所使受河之歸者也河之赴海也必有所奪以行而後安流而不溢所奪者必大川也深也濟也漳也皆北方之大川也自河陰而東南逕於徐北逕於汶水皆散而無大川以專受其奪則惟意橫流而地皆可奪矣顧其地沙鹵磽脆不宜於稻粱抑無金錫楩柟竹箭桑麻之利而其人嗜利懷

發狡者日當而拙者日瘠益中國之陋壞也然則河既南
而不可復北而南山之麓順汝蔡以東帶淮灌而適於江
淮抑河所必不能齕蝕之者後世弗肯治也棄數邑之汙
壞并州縣而遷之減居者之賦制遷者之產於國家所損
者無幾而治河之勞永弛矣然而不可行者在廷惜田賦
之虛籍憚建置之暫費而土著之豪有貲賄戀田廬以疾
呼而相撓也孟諸藪也濛泗之野牧永之地也為萬世之
利任其為河可也故苟無貪水利之心河可無治如其大
有為也因河之所衝相其汙下多為渠以分釃之而盡毀
其隄神禹再興無以易此抑必待氾濫之時河自於徐泗

曠衍之浦瀦滌而有大川之勢於以施功尤自然之獲矣如其未也姑捐利以釋河勿治而徐俟之後世其猶愈乎瓠子宣防數十年之涂飾爲戲而已矣

旅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離明也艮止也明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於無已則留獄經歲動天下而其害烈矣漢武帝任杜周爲廷尉一章之獄連逮證佐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奔走會獄所逮問者幾千餘萬人嗚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緣其始803欲求明慎也非同惡者不能盡首惡之凶非見知者不能折彼此之辯非被枉者不能自實受之寃三者具而可以明慎自旌矣

居明慎之功誰處刑之責而天下絡繹於徽纆明慎不知止而幽獄淹究哉且夫證佐不具而有失出失入之弊不能保也雖然其失出也則罪疑而可輕者也即其失入也亦必非矜慎自好者之無纖過而陷大刑者也若夫賕吏橐民之殃民也民既受其殃矣朝廷苟有以發明其罪心已快矣奚必延指之而後快其所腹側於弱民者已失而困無聊其復得安居休息而凋瘵之餘尚可以蘇復驪之千里之勞延之歲月之久追之追呼之擾困之旅食之艱甚則絢之於犴獄施之以五木是飲荳幸生而又食之以附蹐與我憚人何不幸而遇此明慎之執法邪故臺諫之

任風聞參劾巡察之任訪逮豪猾事狀明而不煩證佐其得無尚之旨與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明愼而不知止不如其不明而不愼也

治盜以迫則盜愈匿而盜其尤者也盜之初覺也未有不駭而急竄者也當其爲盜之日未有不豫謀一可匿之穴以伏者也求之愈急則匿益固匿之者亦恐其連坐而固匿之則雖秦政之威不能獲項伯於張良之家況一有司而任數不可詰之隸卒乎迫其漸久而上之求之也舒則盜不能久處紫閣之中匿者亦倦而厭之則有復歸田里翱翔都市而無忌者於是而獲之易於圈豕夫不才之有

司寇以盜之賊民病國爲憂哉豈以是爲罪誚耳武帝之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則欲吏之弗匿盜不上聞而以禁其竊發也必不可得矣秦之亡於盜也吏匿故也故高帝三章之法唯曰盜者抵罪而責之不急盜者人之所眾惡者也使人不敢惡盜而惡逐盜之法盜惡得而不昌善治盜者無限以時日無寬以赦後獲之爲功而不獲無罪人將唯盜是求而無所憚盜乃惡得而不絕嗚呼上失其道而盜起雖屢獲伏法仁者猶爲之惻然況憑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勢哉漢武有喪邦之道焉此其一矣

善者非以賞故善也王者以賞勸善志士蒙其賞而猶恥之小人則懷賞以飾善而僞滋生而賞滋濫乃流俗復有陰德之說謂可勸天下以善而挾善以求福於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藥矣陰德之說從世浮屠竊之以誘天下之愚不肖戢止其惡然充其說至於活一昆蟲施一簞豆而豫望無窮之利追其死無可徼之幸而又期之他生驪患民齊君子而道遂喪於人心東漢以上浮屠未入中國而先爲此說者史氏也則王賀陰德之說是也賀逐盜而多所縱舍法之平也不可枉人臣之職也人之無罪也不可殺逆生之情也而賀曰吾所活者萬人後世其興乎市沽

沽之恩而懷私利之心王莽之詐賀倡之矣故王氏之族終以滅而爲萬世亂賊之渠魁以受春秋之鈇鉞史氏以陰德稱之小人懷惡壞人心敗風俗流爲浮屠之淫辭遂以終古而不息近世有吳江袁黃者以此惑天下而愚者惑焉夫亦知王賀之挾詐徼天而終赤其族乎

漢發七科讁充戍士征胡法已苛矣乃猶有正俗重農之意焉爲吏有罪一也使爲吏者惜官儆而重自愛也亡命二也使民有罪自伏而不逃亡以詭避也贅壻三也使民不舍其父母而從妻以逆陰陽之紀也賈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農人力而耕

之賈人詭而獲之以役農人而驕士大夫壞風俗傷貧弱莫此甚焉重其役者猶周制賈出車牛乘馬之賦以抑末而崇本也漢去古未遠政雖苛暴不忘賤貨利重天倫敦本業之道焉至於唐承五胡十六國之習始驅農民以爲兵讀杜甫石壕吏之詩爲之隕涕漢即不可法成周之遺制甲兵之資取之於商賈萬世可行之法乎

情之所發才之所利皆於理有當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則才情皆以廣道之用止才情之流者性之貞也故先王之情深矣其才大矣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而一順乎道武帝曰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

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
秦之迹也有是心爲是言而豈不賢乎戒後世以爲情立
大法謹大防以爲才固通志成務者所不廢也然而終以
喪德而危天下者才利而遂無所擇情動而因濫於他也
因是而慕神僊營宮室侈行遊若將見爲游刃有餘之資
可以唯吾意而無傷而淫侈妖巫之氣暗引之而流無他
才無所詘而忘其詘於道情無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固
其得於天者偏於長而即有所短而方其崇儒訪道董仲
舒兒寬之流言道言性抑皆性道之郛郭而昧其精蘊無
能儆所不逮而引之深思以自樂其天也雖然武帝之能

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寬大之政而無改道之嫌宋神宗唯不知此而司馬君實被三年改政之譏為小人假紹述以行私之口實則武帝之為此言也其賢矣乎

劉屈氂之攻戾太子也非果感於周公誅管蔡之言而行辟也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其詞幾未有督責屈氂之意則陳大義以責太子而徐為解散也豈繫無術而必出於死戰此其心欲為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結李廣利徇姻亞而樹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積矣然而屈氂旋誅族人戕天性以徼非望未有能幸免者矣顧孰使險如屈氂而為相也則武帝

狎寵婢任屬利而爲之左右也用人假耳目於私昵而不保其子悲夫

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揜如謂其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衒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俟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李緒迫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敗單于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爲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

其世業遷之書爲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爲將而降降而爲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汚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復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爲反面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爲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媿蘇武而爲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忠邪亦易辨矣而心迹相疑當其前者亦易惑焉武帝所托孤者三人而上官桀爲戎首與霍光金日磾若緇素之別乃自其得當於帝者推之其迹顯其心見矣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度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非以

逢帝之欲而爲爾也以自敦其行而不失爲嚴之貞也桀謝馬瘦之責而日聞上不安日夜憂懼意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桀非與國休戚之臣廄令之職在馬而已其泣也何爲而泣也慎以自靖者君子之徒也佞以悅人者小人之徒也君子知有己故投之天下之大而唯見己之不可失小人畏罪徼寵迎人之喜怒哀樂而自忘其躬於此竊之忠邪之不相雜久矣唯我爲子故盡孝唯我爲臣故盡忠顧七尺之躬耳目在體而心函於內忠臣孝子非以是奉君父而但踐其身心之則光與日磾天性近之而特未學耳桀烏足與齒哉武帝以待光日磾者待桀不知桀

也且不知光曰彈也知人之難唯以己視人而不即其人之自立其身者視之也

讀通鑑論卷三終

衡陽王夫之譔

漢昭帝

金日磾降夷也而可爲大臣德威勝也武帝遺詔封日磾及霍光上官桀爲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受日磾病垂死而後強以印綬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憚之況桀乎桀之逆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霍光妻子之驕縱至弒后謀逆以亡其家無日磾鎭撫之也光之不終於受封見之矣日磾沒而光施施自得拜侯封而若不及早已食上官桀之餌而爲其所狎利一時之榮寵喪其族於十年之後

國乘心離不亡矣光之咎非但不學無術也利賴之情淺雖有憸人與其煽妻逆子惡得而乘之若日磾者又豈嘗學而有他術哉

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之邪房君懦將痿痹之謀臣所用以慫慂樂忘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滅庸蓼羣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楚不敢爭盟冒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不滅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彊者也其猝彊者則又其將衰而無容懼者也劉淵之鷙不再世而卽絕元昊之凶有衛夏而不敢踰環慶之塞惟其驟起也若夫若爝火在

積薪之下曰吞其儔類浸以熒熒而中國不知如或知之覆以自慰曰此吾之利也乃地浸廣人浸衆戰數勝膽已張遂一發而不可遏火蘊於積薪之下燄既騰上焦頭爛額而無所施救矣趙充國藉藉稱夙將而曰烏桓數犯塞匈奴擊之於漢便此宋人借金滅遼借元滅金之禍本也充國之不以此說漢其餘幾矣霍光聽范明友追匈奴便擊烏桓匈奴繇是恐不能復出兵躂矣哉

人與人相於信義而已矣信義之施人與人之相於而已矣未聞以信義施之虎狼與蠭蠆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義以與楚盟秉信義

以與楚戰兵敗身傷而爲中國羞於楚且然況其與狄爲徒而螫嚙及人者乎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爲匈奴間傅介子奉詔以責而服罪夷狄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其不服而興大師以討之既勞師絕域以疲中國且挾匈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傅介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寒匈奴之膽詎不偉哉故曰□□者殲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者也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甚危其義甚正

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彊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經爲萬世防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爲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爲何如延年何以噤不復鳴邪光之必有所顧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而固非險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旣熟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爲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計其姦而刀鋸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詭之士每翹君與大臣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逢其禍此

所謂言僻而辨行僞而堅者也有所擊必有所避觀其避以知其擊君子豈爲其所罔哉

宣帝

爵賞者人君馭下之柄而非但以馭下也卽以正位而凝命也辭受者人臣自靖之節而非但以自靖也卽以安上而遠咎也故賞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國家以寵辨昧之始君與開國之臣爲天下而已亂迨其中葉外寇內姦不逞於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討底定以綏之而天下蒙安斯二者君酬之而非私下受之而無慙霍光豈其然哉昌邑之廢光之不幸也始者廢長立少不擇而立

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愼而輕以天下授不肖已而廢非常之舉以臣廢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親以賢行其所無事者非其論功之地也宣帝紀定策功加封光以二萬戶侯者五人關內侯者八人豈帝之爲此失君道矣已爲武帝曾孫遭家不造以賢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爲非望之福德戴己者而酬之然則覬非望者可懸爵賞以貿天下之歸而天位亦危矣爵賞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賞貿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謝嚴延年之責晏然受之而不辭他日且爲霍山請五等之榮則光之廢主乃以邀功而貿賞又何怪其妻之鴆后而子

之謀逆乎則抑何異司馬昭蕭道成之因以篡苗傳劉正
彥之敢於行險以徼幸乎論者曰光不學無術學何爲者
也非攬古今之成敗而審趨避之術也諸葛公有云非澹
泊無以明志又云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
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於天性終遠於利名故
可貴可賤可履虎尾而不咥可乘高墉而射隼居震世之
功而不媿於屋漏無他無欲故靜皎然白其志於天下流
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君以順天休命而無私臣以致命
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學未能學乎此也非此之學而學於
術以巧爲避就曹操蓋嘗自言老而好學矣曾不如金日

理之顯微闇合乎道也
宣帝欲尊武帝爲世宗廟爲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於厚也夏侯勝訟言詐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殆是謂乎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弑立而微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宣帝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侯勝乃祖乃父之惡於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而勝以加諸其君而無忌是證父攘羊之直也而天理滅矣尚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

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後何患無按事迹而覈功罪者無不以配帝而掩圯族之惡吾弗從臾以效尤可爾留直道以待後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惡武帝之無恩於天下而已顧無禮於上宣帝按不道之誅不亦宜乎

霍光死而魏相與此後世大臣興廢而國政變更人材進退之始也霍光非盡不可與言者也嚴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田延年所與共廢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弒欲自舉發特桂稍而不能自勝耳上書者以副封先達領尚書者而後奏光亦懲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視聽特未深知宣帝之

明而持之太過耳相當光之時奏記於光俾去副封可也昌言於廷俾宣帝收光去之可也爲人臣者言苟當於紀綱之大雖有所不避況光之猶可與言而無挾以不相聽從者乎待光之死而後言之相之心不純乎忠而後世魏故相以樹新黨者相資爲之倡是始授興革之權於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黨興國事數變至於宋而宰相易天子爲之改元因是而權臣有感於此則戀位以保寵樹黨以支亡迭虛迭盈而國爲之敝斯其爲嚮三代亡有也商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也抑相之進也言正而心誠迹貞而行詭所因者許廣漢

也聽起伏於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馬溫公奉宣仁太后改新法而章惇邢恕猶指宮闈以爲口實況緣外戚以取相乎君子之愼始進也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春秋之世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顏曾冉閔而已漢之不因外戚後世之不因宦寺者鮮矣此風俗邪正國事治亂之大辨也路溫舒之言緩刑不如鄭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寬大之詔而言刑者益淆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飾以文其濫雖天子日清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爲重輕賄爲出入堅執其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

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強者持之天子雖明廷尉雖慎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姦而脫無辜於阱卽令嚴使歲省而欽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緣請屬以逃於法於貧弱之冤民亡益也唯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而不可移則一人制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昌之說所以爲萬世祥刑之經也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慝是誠有所不能該矣於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準之令皆求以盡無方之慝而勝天下之殘於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猶患其未備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無方之罪者豈不審於此哉以爲

國之蠹民之賊風俗之蟊蜮去其甚者如此律爲足矣卽是可以已天下之亂矣若意外無方之慝世不恆有苟不比於律亦可姑俟其惡之已稔而後誅固不忍取同生並育之民逆億揣度刻畫其不軌而豫謀操縱也律簡則刑清刑清則罪允罪允則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抑先王之將納民於軌物而弭其無方之姦頑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愛養以成之而不專恃乎此則雖欲詳備之而有所不用非其智慮弗及而待後起之增益也乃後之儒者惡惡已甚不擇而流於申韓無知之民苟快滅一時之忿稱頌其擿發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嗚呼可悲矣夫

霍光之禍萌於驂乘司馬溫公曰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固也雖然驂乘於初謁高廟之時非歸政之日也而禍已伏雖避去且有疑其設者而讒賊間起同朝離貳子弟不謙資謗所以不免而奚救於禍夫驂乘之始宣帝之疑畏胡爲而使然邪張安世亦與於廢立而宣帝亡猜無他聲音笑貌之間神若相遏而光不知帝亦情奪意動而不知所以然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豈徒子之於父母哉上之使民朋友之相結賓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移民之情惟神與氣不可強制之俄頃而獲人心者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德之用大矣而溫恭爲之基溫恭

者仁之榮也仁榮內達而德資以行豈淺鮮哉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非便辟之謂也其氣靜者貌不期而恭其貌遠者色不期而溫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寬以居之

之學問以養之然後和氣中涵而英華外順嗚呼

充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爲己任恃其氣

其志志氣動而猝無以持非必驕而神已溢是以君子

言之也周公處危疑而几几孔子事闇主而與與則雖

稷天下終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無憂夫周孔不可及

之德不遠而欲庶幾焉者其在曾子之告孟敬子乎敬其身以遠暴慢心御氣而道御心有惴惴之

小心斯有溫溫之恭德雖有雄猜之主忮害之小人亦意消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莊以求合於物也占人[㕙]忠不持求不爲霍光而不可得豈易言哉

流俗之毀譽其可徇乎趙廣漢虔矯刻厲之吏也懷私怨以殺榮畜而動搖宰相國有此臣以剝喪國脈而壞民風俗也不可復救乃下獄而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流俗趨小喜而昧大體蠭涌相煽以犇迷誠亂世之風哉小民之無知也貧妬富弱疾彊忌人之盛而樂其禍古者謂之罷民夫富且彊者之不恤貧弱而以氣凌之誠有罪矣乃驕以橫求以忮互相妨而相怨其惡惟均循吏撫其弱而

教其强勉貧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勢自戢豈無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見德酷吏起而樂持之以示威福鷙擊富彊而貧弱不自力之罷民爲之一快廣漢得是術也任無賴之少年遇事蠭起致於殺戮以取罷民之祝頌於是而民且以貧弱爲安榮而不知其幸災樂禍偷以即於疲憊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習爲陰憯伺人之過而齕齧之相讎相殺不至於大亂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之餌酷吏之阱也而鼓動競起若恃之以爲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嗾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宣帝以刻覈稱而首誅廣漢刻覈之吏論者猶或冤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

至此乎包括用而識者憂其致亂君子之遠識非庸人之所能測久矣

蕭望之之不終也宜哉宣帝欲任之爲宰相而試以吏事出爲左馮翊遂憤然謝病帝使金安上諭其意乃就望之而有恥之心也聞安上之諭可媿死矣世之衰也名爲君子者外矜廉潔而內貪榮寵位高則就之位下則辭之夫爵祿者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恃其經術奏議之長擇尊榮以爲己所固得充此志也臨大節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賤易貴以衛社稷也能乎處己卑而高覗祿位攬非所得以爲己據誠患失之鄙夫則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

直見也徒畏名義以氣矜自雄耳非心所固恥而不爲者也人主輕之小人持之而終不免於禍不亦宜乎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終不用黯得以令終武帝可謂善馭矣宣帝溫諭以驕望之非望之之禍也

居心之厚薄亦資識與力以相輔識淺則利害之惑深力弱則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於無端而畏避已甚則刻薄殘忍加於君臣父子而不恤張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於昌邑使敞覘之敞設端以誘王俾盡其狂愚之詞告之帝而釋其忌復授以侯封卒以令終敞之厚也徐鉉李煜之大臣也國破身降宋太宗使覘煜而以怨望之

情告煜以之死鉉之於煜以視傚於昌邑誰爲當生死衛之者而太宗之寬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鉉即稍示意旨使煜遜詞而已藉以入告夫豈必逢太宗之怒則雖爲降臣猶有人之心焉鉉遂躬爲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獨何心乎無他傚能知人臣事君之義導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諒之其識勝也且其於寵辱禍福之際身所豈忌其力定也而鉉孱且愿險阻至而惛所擇乃其究也終以此見薄於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逆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有見於此而持之則雖非忠臣孝子而名義之際有餘地以自全無見於此而不克自持則君父可捐以殉人於色笑若

欽者貴之以張儆之爲而不能況其進此者乎故君之舉臣士之交友識闇而力柔者絕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鬭皆此傳也

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宣帝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於朱邑亦然非徒其財也榮莫至矣故重祿者非士所希望以報忠者也而勸士者在此刻畫人以清節而不恤其供祭祀養父母畜妻子之計幸而得廉士也則亦刻覈寡恩苛細以傷民氣之褊夫而流爲酷吏然且不能多得而漁獵小民以求富者藉口以無忌而不懟唐宋以前詔祿賜予之豐念此者至悉猶先王之遺意也至於蒙古私利而

例祿洪武之初無能改為祿不給於終歲賞不踰於百金得百軒輗而天下不足以治況三百年而僅一軒輗乎城垂陷君垂危而問飼豬彼將曰救死而不贍復奚恤哉

漢人學古而不得其道矯為奇行而不經適以喪志若韋元成避嗣父爵詐為狂疾語笑昏亂何為者也所貴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亂復何以載道哉箕子之佯狂何時也虞仲斷髮文身過矣然逃於句吳而從其俗以安非故為之也然而虧禮辱親且貽後嗣以僭王猾夏之亘惡矣且古之諸侯非漢諸侯之比也國人戴之諸大夫扳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則不可得而辭也若夫元成者避兄

而不受爵以義固守請於天子再三辭而可不相强矣用此穢亂辱身之爲以驚世哉丞相史責之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乃能垂榮於後摘其垂榮之私意而勉之以文義元成聞此能勿媿乎抑守不辱之節不幸而至於死且獄立海騰以昭天下之大義從容辭讓之事誰爲不得已者而喪其常度拂其恆性亦愚矣哉韋氏世治經術而元成以愚學以啟愚也不善學者復以益其愚則溺人專經保殘之學陷之於尋丈之閒也

趙充國之策羌也制夷狄初起之定算也夷狄而初起其鋒銛利謀勝而不憂其敗謀勝而不憂其敗則致死而不

可撲收之不變則不足以持久而易潰其徒寡其積不富
其黨援不堅而中國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數者利於守而
不利於攻不易之道也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國恆爲
之敵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搖有輕而蔑之者而國謀不
定彼豈足以敵我哉嘗試與爭而一不勝則脅降我兵卒
掠擄我弱糧闌據我險要而彼勢日猖黨而援之者益信
其必與而交以固盛兵以往潰敗以歸而我吏士之心遂
若疾雷之游加而喪其魄故充國持重以臨之使其貧寡
之情形灼然於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戰而不可得地
促而糧日竭兵速而勢日衰黨與疑而心日離能用是謀

而堅持之不十年而如堅冰之自解於春日矣雖然一人
謀之已定而繼之者難也夷無耻者困則必降降而不難
於復叛充國未老必且有以懲艾而解散之而辛武賢之
徒不能故羌禍不絶於漢世然非充國也羌之禍漢小則
爲宋之元昊大則爲拓拔之六鎮也而拓拔氏以亡矣
宣帝之詔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數歳而勝敵
將軍誰不樂此者嗚呼此鄙㣲之臣以惑庸主而激無窮
之害者也幸充國之堅持而不爲動不然漢其危矣爲國
者外患内訌不得已而用兵謂之不得已則不可得而速
已矣謂之不得已則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

何也誠不可得而已也舉四海耕三餘九之積用之一隅民雖勞亦不得不勞國雖虛亦不得不虛鄙陋之臣以其稱貸數米於烓竈之意計而爲國謀庸主遂信以爲憂國者而害自此生司農忌於輓輸邊帥之以軍興相迫厭倦之有司畏後事之責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辭而售自此成茫昧微功之將帥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爲耗國毒民乃進蕩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充國之至金城也以神爵元年之六月其振旅而旋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則所云欲以數歲而勝敵者蓋老成熟慮之辭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

之屬臣且執前言以相責耳非果有數歲之費以病國勞民罷矣甚矣國無老臣而屬吏隨臣之自誤也憚數歲之勞遂棄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數十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國果虛民果困盜賊從中起而遂至於亡以田夫販豎數米量鹽之智捐天下而陸沈之哀哉

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餘美龔遂黃霸尹翁歸趙廣漢張敞韓延壽皆藉藉爲迹其治之得失廣漢敞霸皆任術而託迹於道廣漢敞以虔矯任刑殺而霸多僞飾寬嚴異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壽以禮讓養民庶幾於君子之道而爲之已甚者亦飾也翁歸雖絜而執法不煩異

遠雖細而治亂以稷敝敷了之間其愈矣乎要此數子者晰寶漢學乎俗吏之爲而得流俗之與爲最其餘皆緣飾以先王之禮教而世儒以爲漢治近古職此繇也夫流俗之好尚政教相隨以濟禮文之緣飾精意易以相蒙兩者各有小補之效而後先王移風易俗緣情定禮之令德永息於天下救之者其惟儒乎故夫子言南面臨民之道而甚重大儒以法術之不可任民與之不可干中和涵養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如廣漢者弗足道矣縱廣漢而興爲包拯海瑞者尤弗足道矣至於韓延壽翁歸循其迹而爲之何遽不如三代而或以侈敗或以僞譏何爲其致一時

之感歟反出廢漢下乎雖然亡其實而猶踐其迹倖先王之顯道不絕於天下以視廢漢與儆之所爲猶蕘稗與五數不可以熟不熟計功也褊躁以徇流俗之好惡效在一時而害中於人心數百年而不復亦烈矣哉

蕭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故春秋大士匄之不伐喪遂欲輔匈奴之微弱救其災患使貴中國之仁義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誼足以動諸侯非可以動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於窮歸而死於强賊宋徽結女直於初起而內於五國輔其弱而强之强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復搖也漢之於匈

奴嘗晉之於齊均爲昏姻盟會之友邦哉望之之說春秋也失之矣

蘇威以五教督民而民怨黃霸以興化條奏郡國上計而民頌之蓋霸以賞誘吏而威以罰督民故恩怨殊焉而其爲治道之蠧一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傳記有言之以張大聖人之化者矣而詩書所載孔門所述未嘗及焉故稱盛治之民曰士慤女憧言乎其樸誠而不詭於文也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不可望庶人猶大夫之不待刑也聖人之訓炳如日星矣孔子沒大義乖微言絕諸子之言激昂好爲已甚殆猶佛老之徒侈功德

於無邊而天地日月且爲之移易也夫聖人之化豈期之天下哉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恭之弟周公有不道之兄孔子有不朽不雕之弟子艸野無知而從容中道於道路有是理哉以法制之以刑束之以利誘之民且塗飾以自免是相率爲僞君子之所惡也漢之儒者辭淫而義詭流及於在位襲之以爲政霸之邪也有自來矣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質而使安其分斯以爲盡人物之性而已矣

耿壽昌常平之法利民之善術也後世無能行之者宋人倣之而遂流爲青苗故曰非法之難而人之難也三代封

建之天下諸侯各有其國其地狹其民寡其事簡則欲行常平之法也易然而未嘗行者以生生之計寬民於有餘民自得節宜爲不必上之計之也上計之而民視以爲法視以爲法則憚而不樂於行而黠者又因緣假借以雜其姦故三代之制裕民而使自爲計耳雖提封萬井之國亦不能總計數十年之豐歉而早爲之制也郡縣之天下財賦廣而五方之民情各異其能以一切之治爲治乎然則常平之制不可行與曰常平者利民之善術何爲而不可行也因其地酌其民之情良有司制之鄉之賢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可以百年而無弊而非天子所可以齊一天

下者也壽昌行之而利亦以通河東上黨太原弘農之粟於京師而已矣

宣帝臨終屬輔政於蕭望之其後望之被譖以死而天下冤之夫望之者固所謂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望之於宣帝之世建議屢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矯以與人立異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內潰羣臣議滅之望之則曰不當乘亂而幸災呼韓邪入朝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則曰待以不臣謙亨之福韓延壽良吏也忘其名而訐其小過以陷之死丙吉賢相也則倨慢無禮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已也出補平原太守則自陳而請

嘗試之左馮翊則謝病而不赴迹其所爲蓋攬權自居魁人過以必伸激水火於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懷祿不舍之情早爲小人之所挾持而拂衆矯名抑爲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見善若驚見不善如讎君子猶謂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況其所謂善者不必善所謂不善者非不善乎宣帝之任之也將以其經術與挾經術而行其偏矯之情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禍及天下而望之益之以侈抑以其議論與則辯而不實辯而塞固君子之所惡也主父偃徐樂豈無議論之近正而望之抑奚以異蓋宣帝之爲君也恃才而喜自用樂

聞人過以示察者也故於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託家國之大其不傾者鮮矣

元帝

朋黨之興始於元帝之世流風所染千載不息士得虛名獲實禍而國受其敗可哀也夫蕭望之周堪張猛劉更生固雅意欲爲君子者也其攻史高宏恭石顯以弼主於正固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者豈徒由其道而遂以勝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國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貴可賤可行非常之事可定眾論之歸而不倚人以爲援若夫進賢以衛主而公其善於天下則進之在己而舉錯

一歸之君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餘而不急試之危疑之
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賢士大夫感知遇於吾君而
勉思報稱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遠則善士之進
自拔以其疑而不肯者不敢飾說以干於身爲君子於國
爲大臣恃此道也今蕭周二子者奉遺詔秉國政輔柔弱
之主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嘗知之使二子果以抑
甚小清政本爲遠圖身任之以死繼之其孰敢不震疊焉
乃其所爲有異是者鄭朋欲附之望之受之周堪聽之華
龍闘其風而欲附焉□□□□□□□□□□□而
楊興諸葛豐之徒皆仰望而欲攀倚以此思之則此數子

者必懸朝廷之祿位以引躁進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訟其直以擊排觸身爲大臣國是不決乃借資於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禍嗚呼四子者果捐軀以報上獨立不懼而奚以此聞聲附和之宵人爲哉縣汲引以誘人利則從害則叛固其常也況乎風相煽謠相傳一時之氣燄小民之視聽且駭而況孱主孤立於羣小之閒乎故朋黨之興必有敗類以相附而貽小人之口實使爲君子者遠爵賞之權泯交遊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進以攻排無瑕可求孤立自任則敗類惡得而乘之狄仁傑且以制諸武之凶李沆終不受梅詢曾致堯之惑大臣之道

當如此矣四子而能然也元帝雖孱恭顯雖橫亦孰與相激而令宣帝之業隳於一朝乎申屠嘉之困鄧通困之而已韓魏公之逐內豎逐之而已何所藉於羣不逞而爲之羽翼司馬溫公任二蘇以抑王安石而秦觀張耒以狹邪匪人緣之以忝淸流之選故終絀於紹述之黨楊左廣結臺諫以抗魏忠賢而汪文言以無賴胥郎緣附以召禍浮游之徒一得當於君子而使酒狂歌呼盧謔傲以嗣蕭艾蘭茝之音其氣羶其燄綠爲君子者可勿豫戒之哉

元帝詔四科舉士即以此第郎官之殿最一曰質樸二曰敦厚三曰遜讓四曰有行蓋孱主佞臣懲蕭周張劉之骨

緛而以柔惰銷天下之氣節也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而自詡其敦厚樸讓之多福宣帝曰亂我國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驗矣雖然有自來矣極重必反者勢也文景武昭之世賢不肖雜進而質樸未亡君子無赫赫之名而小人亦無難見之惡氣矜如汲黯名勝如賈誼人主甚器其材而終不顯至於逞風采以徼人主之知動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樂終軍東方朔以洎刑名聚斂之臣皆旋用而旋棄迨宣帝切於求治以文法爲尚而天下翕然從之於是而沽名衒直之士矯爲人所不能以自旌氣燄足以淩人主而人主厭其苛覈非但貴戚宦寺之

疾之也姚相以之赤霍氏之族蕭望之以之持丙吉之短
張敞以之攻黃霸之私勢已成乎極重則其反而相獎以
詭隨也天下且樂其易與而況乎人主之與戚宦哉屈伸
之理一彼一此情僞之遷一虛一盈故人主馭天下之人
材不輕示人以好惡而酌道之平誠愼之也畏其流而尤
畏其反也
趙充國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餘年而羌人復反吾
故曰難乎其爲繼也當充國時求戰不得坐而自困之羌
心灰而不敢競者閱二十年而皆已衰老後起之胡雛未
嘗躬受挫抑將曰漢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於我前人無

能爲而受其困我別有以制漢而漢窮矣藉令充國未老天子終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銳師以繼之於挫折之餘而辛武賢之徒弗能也外忌充國之功而內實私幸之以偷安敵馮奉世曰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彡姐驕狂而驟起實有由來矣於是而奉世之決於進討功不可泯韋元成鄭宏之固陋非抑不可捄矣羌之初起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敝爲全之道也過此而彡姐踵亂非先零比矣一起一敗而不能無疑畏焉已燼之灶狂燄一熸而賞不給勝則前敗則降習先零故事而無致死之心是其必當勦除也明甚故奉世決於大舉合六萬人以搗

之於初起蓋與充國之策異術而同功奉世不可師充國之守充國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時度敵而善其操縱其道一也夫羌地亘河湟南接秦隴於長安爲肘腋力雖小而驕之則大種雖散而使之相幷則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紇宋之元昊已也迨乎東漢幸而都雒耳使都長安庸臣師元成鄭弘之說葺闒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懲漢其亡於羌乎奉世翦之於始張奐段熲夷滅之於後羌乃不能爲中國腹心之患其後雖姚弋仲之桀雄不乘劉石之餘而不敢起迹至於今二千年秦隴河湟階文之間巖險甌脫而防閑不設則二漢之猷遠矣焉奉世

首建大議以申天討書體克國之意而通其變民到于今受其賜非元成等偷安一時之所能知也

貢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益亦鮮矣禹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自娛樂而已衡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又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姦

因時而動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又
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讀其文繹其義想見其學非公孫宏
兒寬之勦襲剽而無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韋元成薛廣德
之擇焉而不精者所可與匹儔也論者謂元帝柔而少斷
禹與衡不以爲言而但就帝之長孜孜以恭謹節儉相獎
爲禹衡之罪過矣元帝所以優游不斷者惟其心之不清
叢之不愼而中不適有主也則其所爲恭謹節儉亦唯其
名而無其實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尙
多燕閒游息之下史高石顯豈無導侈之爲而特未甚耳
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無禹衡之正稱

詩禮精嚴之旨以防其流則以帝之柔而益以驕淫妄所得十六年之安內無寇攘而外收絕域之功乎君子由所學以事主與激於時事之非而彊諫之臣異以諫為道者攻時之弊而不恤矯枉之偏以學事主者規之以中正之常經則可正本以達其義類而裁成剛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猶可以保其大綱而不亂故以孔子之聖告荏弱之哀公唯規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禍豫為之防夫豈不達於時變哉以道豫立而變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遠邪佞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固已盡元帝之所短而特不為矯枉之論尊

之鷙擊耳夫可喻者則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則痛哭流涕以談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體有要而不詭於大常補偏救弊之術二子有所不尚夫亦猶行君子之道乎論者徒見蕭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禹衡乃石顯之姦惡不及於天下而海內晏安則儒者雖容涵養之功亦豈可誣哉漢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縱成之非元帝優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張禹孔光之罪罪二子也邪說之行於天下必託於君子之道釋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為君子之雅言遂謂其有當於治與道而信之故六經之支說

皆以破道而有餘焦延壽京房之於易是巳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屯蒙以下之策老少雜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餘分不盡如乾坤之策也聖人觀天地人物之變而達其會通以爲是特其大綱耳亦猶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而物固不可以萬計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當一日無以處餘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兌坎離居分至之位則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爲之綱維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異於餘卦邪東震西

兌南離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時也時經而位緯二子取而錯亂之也何居故延壽者筮史日者之流以小術測陰陽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敘治理房是之學乃敢以與人宗社哉其爲術也立典要以爲方體於是而有八宮世應之說抑自乾至剝而窮又不得已而措晉大有於其末並至於今鬻技之卜師相因以斷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則延壽與房雖欲辭爲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則皆妖也房以是欲與石顯五鹿充宗競貞邪於天人之際吾未見妖之足勝邪也邪者獲罪於人妖者獲罪於天妖尤

烈矣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氣分卦以徵事所言其亦與當時之得失禍福合何也曰石顯之邪而君德以昏國是以亂衆耳衆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實固非也勢已成形已見謂天之象數亦然亦惡從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災眚歲時之有水旱禽蟲艸木之有妖孽人民之有痾沴山川之有崩沸吾知其不祥而有國者弗可不恐懼以修省耳銖累而分之刻畫而求之幸而弋獲之妖人以是取顯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內挾此以與邪臣競自殺其軀而邪益張宜矣哉何也託君子之道誣

聖人之教矯造化之神三者皆獲罪於天而不可逭者也京房考課之法迂謬而不可舉行卽使偶試而效焉其不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時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毀譽之不當者多也然而天下之公論存焉雖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謂堯暴而跖仁也舍此而一以功業程之此申韓之陋術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塗飾治具以文其貪庸不逮則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副其期會災不在天異不在物而民已窮國已憊矣先後異時也文質相救而互以相成一人之身老少異狀況天下乎剛柔異人也不及者不可強有餘者不可

裁清任各有當而欲執其中則交困也南北異地也以北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脃者死以南之賦賦北土而北土之瘠也盡以南之文責北士則學校日勞鞭扑以北之武任南兵則邊彊不救危亡其間損乃以益殺乃以生簡乃以備一視爲吏者居心之仁暴憂國之誠僞而唯考課其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亂天下者房爲之開先矣塾師之敎童子也有定課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馭牛也有定程而牛以斃梏四海九州彊智柔和於房一人之意見截鶴脛以續鳧其不亡也何待焉蓋房之爲術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數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聖人之敎且恣其削補道

無不圓也而房無不方大亂之道也倚五行而椓二儀者也鄭弘周堪從而善之元帝欲試行之蓋其補綴排設之淫辭有以熒之耳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學術治功斷其長擁其短合整齊瓜分如弈者之局廚人之飣也此愚所以聞邵子之言而疑也而況房哉

漢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斷然而無所傷於天下石顯僅逞於異己而惡不及於民國之元氣未斲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爲篡弒之階然非元帝之寵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鳳以大權而帝無遺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雖然其

所自來抑豈非元帝隱伏之咎肇於不測哉帝以成帝耽燕樂爲不能勝大位而欲立山陽王識之早也重易國儲用史丹之諫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負荷而不擇賢臣以輔正之徒傅昭儀而遲回於山陽遘重疾而忽忽不定聞史丹之諫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輔之言無託孤之遺命以聽哲婦孺子之自求親信而王鳳進矣成帝之在東宮也既爲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搖搖於廢立之閒者將十年匡衡史丹亦但以大義規元帝而非必與成帝爲腹心所竊竊然發翕翕然私語而計者徒王鳳耳元后滬甚而發禍之及所與竊竊然發翕翕然私語而計者亦

鳳兄弟耳人情出危險之中而思故時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顧瞻王廷無有如鳳之親己者豈復憂他日之擅己乎嗚呼於是而知叔孫舍之不賞私勞以殺豎牛卓乎其不可及已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歸也為主器之長子膺祖宗之德澤非竊非奪天人所不能違而翕訾以相保呴沫以相憐私愛過計貪天功為己力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唐元宗知張說之姦懷其潛邸之恩而不能遠以召均垍之逆況楊復恭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嗚呼自非攘功擅權之小人孰敢以大寶之攸歸自任為己績者趙汝愚不欲行內

禪之賞可法也而猶存其迹也丙吉護宣帝於獄而終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興之業然則漢文卻周勃之私言世廟罷新都之政柄不得謂之刻覈而寡恩成帝之祿祿何足以語此哉元帝不能顧命史丹而使鳳得以私勞惑庸主亦其暱愛山陽而憒然不恤之咎與故曰隱伏之咎發於不測也

讀通鑑論卷四終